

## 科普文学

## 奇妙的“动物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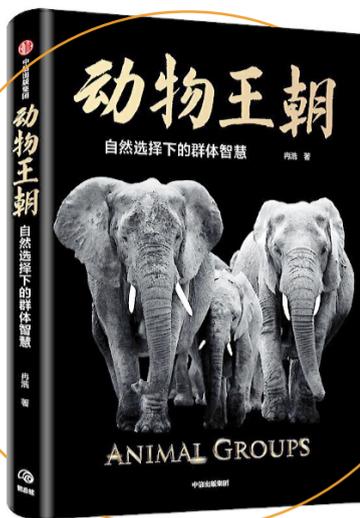
林 颀

说到“社会”，我们习惯把它当作人类的生产、消费、娱乐、交际等构成的范畴，很少意识到动物或其他生物的社会行为也属于社会范畴，或者，我们总是习惯把后者视为较低级的本能行为而忽视了“自然选择下的群体智慧”的意义。

动物学者、作家冉浩所撰写的《动物王朝》(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向公众介绍了各种动物的日常生活、天性、行为及其栖居的环境、进化的过程等,所涉及的动物种类十分丰富,飞禽走兽,昆虫鱼虾,随口道来皆是故事,落地的语言生动有趣,插图的效果也很不错,堪称科普佳作。作为社会生物学研究专业学者,冉浩的作品正是聚焦于动物界的社会性行为,展示奇妙的“动物社会”。

数以百万计的沙丁鱼风暴,仿佛一面巨大的银色反光镜,能够把捕食者弄得头晕眼花;当繁殖季节来临,蛙类鼓噪,雄性黑松鸡开始了才艺展示,六线风鸟跳起了求偶舞,企鵝聚集到一块儿共同经历哺育期;鲑鱼们逆流洄游,艰辛地回到产卵地,候鸟们飞越千山万水,长距离迁徙与归返;以家群为基础,羚羊们会形成一些关联的暂时性聚集的混合群;象的社会可塑性非常强,一旦等级排位确定下来,象群就会遵守较稳固的秩序结构;猎豹、鬣狗、狼群、凤梨蟹、巢鼠、座头鲸、蜜蜂……为共同利益构成的联盟,保证了种群的生存与繁衍。

这些动物的生存表现证明了群体智慧在自然选择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那些有效的群体防御策略,被印刻在它们的本能中,表现为智慧而高效的有序性。这样的组织形式被称为自组织。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理解动物的这些本能有多么高级,这是塑造大自然的动力性要素,构成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有些动



物的社会性行为类似于人类,比如,黑尾草原大鼠彼此深情接吻,还像猴子一样给同伴梳毛,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长久维持的、相依为命的情感和行为,并非人类独有,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集合。

冉浩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社会性昆虫,特别是蚂蚁。冉浩的第一本独著叫《蚂蚁之美》,入选国家图书馆第十届天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另外他还有《寻蚁记》《发现昆虫》等作品。在《动物王朝》里,各种蚂蚁登场的机会较之其他动物也更高。“白蚁城堡:

神奇的建筑帝国”详细讲解了精妙的巢穴设计,让人叹为观止。细颚猛蚁有着优良的行军传统,盲叶切蚁的队列分工和战斗分工极有效率,锯齿游蚁擅长攻打其他社会性昆虫的巢穴,小个头的美洲游蚁经常袭击其他蚂蚁……高度的社会化,让集群的蚂蚁成为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之一。

在冉浩的写作里,隐约可见爱德华·威尔逊的身影。威尔逊的专业领域之一就是蚂蚁行为研究,有多部蚂蚁论著,是“社会生物学”学科的开创者,可是,威尔逊的一些激进主张也致使这门学科遭受各方非议。冉浩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完全将人类的情感和理念带入对动物行为的理解是极度危险的,那会干扰我们的认知。要把动物的智慧、动物的情感、动物的想法和人的智慧、人的情感、人的想法区别开来,动物可能有文化,但也不是人的文化。事实上,这就是威尔逊曾经掉进去的思维陷阱。同时,冉浩也强调,不要以人类的好恶去判断物种的价值,比如,我们眼里的某些害虫、猛兽,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社会生物学的要旨,是研究社会演变的驱动力,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应当维护地球上的生命的多样性。冉浩的本职工作是广西师范大学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基因组学课题组成员,所以,冉浩的科普导向所立足于此,全球日益关注这个重要问题。去年9月公布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题命名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倡导把生态文明的愿景植根于传统,但又有新意的生态创新,以创造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凤娇碣滩茶  
新传

■ 三都河

一枚玉芽儿在杯中起伏  
仿佛还沉醉在大唐的梦中  
古寨胡家溪的吊脚楼  
抛出了长长的钓竿  
牢牢地钓住了  
来江南的李旦  
胡家溪的胡凤娇  
做了唐睿宗的皇妃  
那支钓竿上的诱饵  
居然是一枚茶叶

大疫之后的庚子早春  
一大群凤娇从天而降  
胡家溪茶山上衣袂飘飘  
麻溪铺空谷里清歌回荡  
纤纤玉指采摘了天地的芬芳  
婷婷红袖袅袅为新的生活添香  
领头歌舞的是一个名儿叫珥的姑娘  
仔细咀嚼一下  
可以咀嚼出娘子军连长的韵味  
看那!她以巾帼英雄的风姿  
亲手签下第一大打庚子订单  
像同时放飞出十个太阳  
把鼠年带来的乌云一扫而光

注:凤娇碣滩茶产于湖南省沅陵县,深受消费者欢迎,数次荣膺国内外大奖。

我只想纯粹地  
写点文字

■ 谢子清

工作日渐丰满  
生活也毫不示弱  
文字只能是夹缝中的籽

但我仍期待纯粹  
甚至是纯粹地期待  
写一些能叫出名字的文字

如同一位地道的庄稼人  
不等时节敲门  
就种满一地拿手的萝卜青菜

笔是轻盈的锄头  
本子是肥沃的土地  
我随心调遣文字生根发芽

她们不一定长成参天大树  
但绝对不能向暴雨谄媚  
不能用虚空辜负耕耘

她们素雅、从容和安静  
既不招蜂,也不引蝶  
自己芬芳,最后自己收场

哪怕她们被风吹散  
或者被鸟儿衔去远方  
沉到光阴的湖底

我仍想纯粹地写点文字  
这是十八岁那年犯下的蠢  
是日子为岁月刻画的年轮

## 母亲与缝纫机(外一章)

■ 杨 翠

当作柴火,在炉子里燃着。那火光和燃尽的玉米须像电影般,把我拉回儿时的片段。父亲烧火,母亲转灶台,6岁的我窝在稻草里烤火,听他们说话。

听着听着,我已被时间养大,长成父母秋天地里的收成。

一厨房的女人,在准备乡村杀年猪时的晚饭。我安静地听她们说话,听柴火的歌唱,听锅、碗、勺子的奏乐。母亲忙碌的身影,像我扬起的岁月,一生奔波的归宿。伯娘撑勺的场景,像故事里的情节,撩拨着那年月肉香去了哪里。秦老大娘娴熟地把柴火放进灶里。多么熟悉的画面呀,叩响我内心深处的山河。

我用旧年温柔的眸子,把灶屋的呼唤用上好颜料,铺展成一幅永不褪色的画,灶屋的忙碌和温暖依旧在眼前,我看见时间在她们身上疯长。我也看见过她们穿花布衣服赶集时的春天,乌黑的辫子漂亮地开在春风里。她们浅一脚深一脚用青春丈量村庄,土地,山梁。她们用劳作时留下的汗水,把年华染透这一片土地。

这山这水,这透风的墙,这渐黑的夜色。一群鸡进窝了,他们勇敢地飞往猪圈上的几根木棍上,整齐蹲着,然后看着厨房的女人们,包括安静的我。

我不敢与时间对峙。它永远是胜者,它有无穷



最熟悉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老式缝纫机,最怀念的是缝纫机的踏板声。

那是母亲脚下踏出的艰辛,那是母亲坚忍的内心。这种坚忍熏陶着我成长。

那时,看见母亲用瘦弱的肩,扛住笨重的机身,四角垫上瓦片,平稳安放在竹林下。然后抱出机器头,安放在机身上。上油,穿针,引线。我站在母亲的裁衣板前,看着母亲把一张崭新的碎花布向空中抛去,花布落下,平平地铺展在裁衣板上。

母亲拿着一根软软的尺子,从头到脚在我身上比划半天,用粉笔把尺寸的刻度落在花布上。不时转过身来重新量我的手长,肩宽,在旁边细心地画上新的粉笔印记。仿佛要把我的成长过程都刻在这碎碎的花布上。

缝纫机承载着我们一家的缝补重任,承载着我姐姐的课桌重任,承载着摆放家中唯一二手黑白电视机的重任。三十多年过去,它曾经的作用,犹如母亲几十年来对这个家的操劳一样重要。

如今那台缝纫机立在泥巴墙的角落。链子断了,轮子生锈了,机头长满了“老年斑”。它安静无声地守候着我的童年时光,我的旧书包,我的花布衣裳。

每次我回到故乡,情不自禁地就想给缝纫机上机油,修理无法转动的链子。我太熟悉它了,它每一个零件的气味正如母亲的气味一样亲切。

我看见那个曾经坐在缝纫机前,给我缝花布衣服的母亲,抱着柴火走进灶屋,留给我朴实沧桑的背影。还有母亲做咸菜时手的味道;那是家的味道,一直温暖着我这颗散落在江湖的心。

## 在灶屋里

此刻,我安静地坐在炉子前。掰掉玉米须



工厂的后边有一大片槐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烦心之余到槐林走走,烦闷的心情也会宁静许多。我喜欢槐树的安静,安静里有天宽地阔的心境;我还喜欢槐树的单纯,那一身清爽的绿色,还有几声鸟鸣,怎么看都好看,怎么读都耐读。随手扯下几片槐树叶,放在掌心一片片摊开,再轻吹一口气,看它们纷纷飘落,像是回到天真

## 品槐

■ 谭建兰

烂漫的童年,也像回到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看那飘落的绿意,看那来自内心深处的温柔与芳香。

苏轼诗云:“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去处,浮香一路到天涯。”正是五月好时节,天气格外舒适,可谓清新宜人,那满眼春绿青翠欲滴,万花绽放瑰丽无比,当真是乱花染绿,让大地仿佛披上了一袭华丽的衣袍。在竞相缭乱的色彩里,我羡慕槐花的清静,花开时节,远远的如小小的精灵,高高低低地挂在绿叶之间,嫩白色的姿态随风轻舞,任由暗香流淌在绵甜的空气里。我羡慕槐花的高洁,百花时节,五彩斑斓,只有它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花间百态,似乎一切与它无关。看着这般与世无争的淡然、卓尔的傲然、处子一样的静

怡,感觉生活也变得静谧与闲适。我羡慕槐花的淡泊,为了半月花期,顶着寒风孕育了一个冬天,默默地静待采摘。不争功张扬,不争名比俏,只要对你有用,它便满心欢喜。

人如槐花,槐花如人,不与百花争艳,只静静地绽放,默默地奉献。在这样一个纷繁的世界里,我的人生只能在激烈的竞争中书写。生活不能轻挂树梢随风轻舞,心中那一杯小酒,在阳光下捧一本书的闲适日子,于我也是一种奢望。农业产业投资大、收益低、风险大,每天紧绷的神经都得与天斗与地斗与市场斗,一不留神市场便肢解你的人生,只有不断地抗争和奋斗才能得到发展,才有可能赢得喘息的机会,又何谈高洁与淡泊。如果可以选择人生,我愿如槐。